





(翁丹)

張國斌之程敬思

小梅未赴南京之底蘊

（疑始自北京寄）

別啓事

本報出版以來。備受閱者歡迎。銷數日增。號紀念增刊。自九月二日起。間日一出。八月二日。傍皇病榻。未能至館中。所有八月二日。九月份仍循舊例。三日一出。此白。

愛克司光線

（李涵秋著）

他這一喊不打緊，却把那播雪的女孩子吃了一嚇，慌忙忙轉過臉去，露齒而笑。這女孩子原是袁大昌的女兒，雖然是小家碧玉，却生得粉妝玉琢，單論他頂上那一堆雲鬢，簡直是油光水滑，翠香欲流，再加上兩道修眉，一雙俊眼，初時見露齒而笑，還疑惑看了甚麼驚客，及至兩道修眉一發俊眼，一個俊俏少年，又是那人裝束，他一邊搖着手臂，一邊搖着屁股，笑嘻嘻的問道：相公是來尋誰的？我家父親現在後面和我講閒話。（這是議論那金四開、女笑）相公若要他出來，等我進去替你說出來。（露齒這時候已走出門外，女孩子卻痴痴又聽見他這樣尋常宛轉，就說出來，再細審不過，渾身登時打了一個寒噤，差不多要癱化下來。先前帶來的，那股惡氣，不知不覺隨着這一陣陣的東北風，吹到瓜窪園去了。身子立刻軟了半截，低聲下氣的笑着道：沒事的，沒事，適才倒驚動姑娘了。大驚天，姑娘，咱們禁得這凍凍，貴姓想是姓袁了，還不會請叫芳名。」那女孩子窄袖口怕冷，你在雪地里站着，倒不怕冷，不嫌難受，不妨請到門裏去坐地，互相憐愛、好親。」露齒本着這一道意思，那裏還肯意慢，真個大踏步跑上台階，站在櫃台旁邊，東張西望，那個翠蘋早合着茶壺，穿花也似的人入了二道屏門，喊道：茶快出來。外邊有一個小相公，要和你談談。」袁大昌聽見這話，便動將金四開，緊緊向他老婆娘手裏要一控、兩塊錢，兩阿首推出來，一望，却不認識，大略有些不高興，放下臉色，冷冰冰的問道：先生想是照顧小店生意來了，上茶，細米十塊八，中茶五塊六，末茶三塊四，公平交易，只索不欺，偏如此說。世間口是心非者，都是如老袁。」露齒本擬來和這老頭子平理，此時不知為何是癢癢笑着，嘻嘻的說道：久仰老丈為人極其誠實，只是過來家母存有一枚金四開，祇買了二兩半，恐防老丈一時錯認，特地過來問一句兒要。」袁大昌聽到了這言，彷彿將身子投入冷水裏，寒慄了半截，暗自叫苦不迭，說道：不好，不好，到手的財，白眼見得索不牢了，這是那裏來的時氣。」

唱片證

(三)  
(辣丁)

上月百代公司收唱片共三次：第一次係收買曲館業樂四張子未往錄；第二次、係收錄小寶與吳彭慶，第三次係收王又宸與李百慶，後兩次子皆往收，小寶與吳彭慶時，二人與場面而乘汽車至，計唱對口爲家坡段二張，馬離了西京吳爲羅唱對口一段，十五夜光明，係與吳合唱，對口一段，係老戲寶，吳亦不唱起，其餘畢期段，從後到院公司經理，則鳥離院不，有到鳥離起，鳥離院一段、詞句與劉鴻聲所唱者，之片相同，而腔調之佳，較劉寶勝多矣，是日日本約編六段，臨先定武家坡與牧子之外，其餘皆除時定，當時有人詢子羅離何戲爲佳，子一時竟無從說起，遂略爲唱一兩平調，蓋百代調說戲片，佳者殊難，或曰四平調應唱何戲，子謂梅蘭鏡未會有過，或出箱亦佳，羅謂梅蘭鏡無佳腔，中間一段恐不夠，不若唱鳥離院公司經理，則鳥離院不，有到鳥離起，鳥離院一段、詞句與劉鴻聲所唱者，恐重複，羅謂人各有腔，優劣不

謂此四齣戲數該如何演唱，小雲三云：『此四齣戲數該如何演唱，小雲三云：』  
其行點數，彼時點出這四齣，可以決然斷定，小梅  
在彼頓首，固非言語所能喻也。小梅  
既知小雲所懸，而此次君之其虛  
謂武人又無異於武雲之時，如何敢  
冒險呢？說罷，雲三以手施之，小雲  
更施之，小梅、小梅盛名之下，猶非  
小雲可及。自未甘數敗了，事惟有筋  
疲力盡，技窮兩難而已。渠之堅定不  
往，信可謂明哲保身者也。然則鮑秋  
白之未始齊作，以改之歟，殆亦老嫗  
之自來於作，以改之歟。

鐵  
骨  
剛  
猛

(五)

比年讀俄國梅的尼可夫博士所著「不老長壽論」，竊喜其主張與不佞相同。顧其所謂方術，要不外採靈芝，生家言，遲老須臾，或有効，振驚世，哀仍無望。於是又引起究密之心，稟得英皇國書，如林勃斯君說云：「一書，恍然於魂魄之關係，益信吾說之不謬。顧其方術近莫能知也，數年前，聞德國蓋耳市衛士一法，主張至四十五歲降級一次，為期約六七日，單飲蒸汽水，使體中積滯雜質，是以洩細便，其功之用，實如排澀，甚，然後按有聖法之，漸飲，漸減，進尋常食物，約三四十日復元，體質

窗中桃

(發丹)

段合肥之長公子號良，劉  
橫高，海內知之。而操舉  
拔其賢者，皆操舉一端。  
博戲一種，各持棊之一端；  
奪得勝者，不勝者或增一  
人二人，至十餘人不敵公  
緒者，又待巧手，然談公  
子弱不能去，且日夕沈酣

阿美姿麗神技也。梁能勝  
十二健兒，異擲投也。在  
西安時，公子方參議陸公  
軍聲震北堂矣。」楊廣曰：  
修廢大瓦屋，掘磚是鴉片  
之餘，便與左右衛卒爲  
鬪蠱之戲其所常御之藥，  
乃黃金鑄重七斤已嘗  
兩手擊之不逾一刻已昏  
痛氣促驚喘夫矣公子宣  
言生所負絕藝固拱有奇  
術而壘掇則雖自自豪亦  
引爲矜是時關中無狹斜  
凡人在人流具有權勢者

以所故舊衣長袖，懸藉  
無聊而已。公子尤尊鬱鬱  
居此一日，帳下小兵密報  
甲間中有商人來、名小桃  
紅、菜姑遠販江淮間、空床難  
求、頗通心部郎君財貨非所  
求，欲出諸都一人，賁實非所  
食、指代動勸、即令作練  
習，以厚贖小兵若有雜色  
小桃、胭脂虎也。中人延其  
顏色而不取犯其人十七八  
好女子耳，父從長安歸  
鄉小吏，早逝，乃從扶風  
道士，習得劍術，有母無兄  
廩資，比商賈不時周用經  
之因緣為商人搬出入門徑  
幾不遇、小桃跪捧拂巾情  
感進而首，荷菲英特奇香  
品、百夫莫見恐不在夾袋  
之列、公子至此，尤撫裒查  
躍、目付材藝不應及爲豪

兵口對曰：殺某賊隊隊長  
陳某，鳳有神槍之譽，數丈  
外彈斃飛鳥過八十人九尺  
火礮猛鷗力絕入河朝詔  
盜多據其威、真俊物也  
近方勾挑小桃、或尚未結  
綰頭大人不欲染陳斯可已  
矣倘志在必得陳某試示己  
巨梗公子色變有頃復續  
笑曰小醜奚足道哉汝彼  
圖之勿緩也」小兵欣悅遂  
諾而去此小兵、先蓋充陳  
某部卒犯過、鞭之數百  
改授陰功麾下深知段公  
義妹且敬同輩前介於嚴  
氏既復同時並介於段處  
然禁樹豈得無爭乎則不  
免兩制仇因而微憤以一桃  
而思斷二仇得智不見于  
晏下午笑一夕小兵引公

一無倫皆發錢及髮邪  
桃盈盛連客如銀如墓云  
可憐石粉餅脂狀柳櫻  
足具一份姍姍之狀態  
棠梨不足多也、吐燕燕  
之音貴人消遣、口吐燕  
嚙黃鵠公子心搖搖騰騰  
不能自主小桃鞠躬退出  
公子乃喚小桃牽到轎上  
各論生平小桃捧茶擁膝  
進陪臥代茗少頓首各自  
橫陳小桃羞怯然當面告  
公子「陳語諸胡媚多爹  
牙星角之蜀中有巨筒笥及  
清潤之色祿二十倍常人  
而漫刻花鳥、概視爲尋  
勝愛呀問所自来小康營  
計款開公子喜捧靈燭備  
飲良久放未暇日賜興與  
戲公子謂小桃曰卿聞是夜  
小桃曰卿聞是夜久矣  
卿誓否」容富請親劍術竟

許之乎」完定

達萬數。本定八月三日。本報主任大雄。病體  
二日及九月一日兩期

城南游藝園、自春間闖禍被封印、歷

輕(日)

\_\_\_\_\_